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

蕭統撰

論二

王命論一首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

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倨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

覩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止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責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椽椽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

餽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

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禮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時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

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
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
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
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
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
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
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
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
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
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
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
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
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
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
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教之於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
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
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
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
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
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禹元瑜汝南應瑒
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
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駉於千里仰齊足而並
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

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
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
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
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
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
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
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未異
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

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

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
家言

六代論一首

曹元首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

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
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
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
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
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并兼
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
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
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
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在

曾懷逆謀消在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
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
吳并於楚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
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
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
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
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
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
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
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
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
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
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胃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櫂
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
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于

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
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
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
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
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今趙高
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尅薄之教長遵凶父
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
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
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

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

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

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
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
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
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
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
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
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
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
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

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
庇蔭方今同姓䟽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
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
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
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
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
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
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
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

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
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
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
法而僥倖無彊之期至于栢靈閣豎執衡朝無
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
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藁藪
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
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

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
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
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
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
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
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
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
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
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

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問厠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以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軌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

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值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收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韋弘嗣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
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
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
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
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
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
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

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
其素是以上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
固終日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
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
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弃業忘寢與食窮
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
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
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
及衣物徒棊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

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
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
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
以勦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
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
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
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

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
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
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
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
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
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
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
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
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

質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
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
也用之於資貨是有倚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
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知名立而鄙賤遠矣
音釋

媼

老

妊

而

吻

反

燼

辭

綦

土

罍

古

買

文選卷第五十二終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

蕭統撰

論三

養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
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
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
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

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
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不可數百年可
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
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煥然流離終
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
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
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
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在形骸猶國之
有君也神躁在中心而形喪在外猶君昏在上國

亂在下也夫爲稼在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終歸在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
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
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
嘉穀在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
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脩
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在情憂喜不
留在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

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瞋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頤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

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日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傷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

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艱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

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吠澮而泄之以尾間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童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

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
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
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
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
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
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
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
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

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美門比壽王喬爭年
何爲其無有哉

運命論

李蕭遠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
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
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
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
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
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

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
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
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在商太公渭濱之
賤老也而尚父在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而秦霸非不才在虞而才在秦也張良受黃石
之符誦三略之說以游在群雄其言也如以水
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
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在陳項而巧言
在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

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在
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
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
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
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
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秩始在夏庭曹伯陽
之獲公孫彊也徵發在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
也禍成在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
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

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
王定鼎於郊廓十世三十年七百年天所命也
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
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
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
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
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
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援夫以仲尼
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

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
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
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
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
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
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
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
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
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

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
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
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
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
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
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
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
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
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

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
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
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
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
必非之前盥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
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
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其成名而歷
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

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除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

其貨賄淫其聲色賑賑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鑄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綆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

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闐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
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
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兩者
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
惡書于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
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
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
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紆而
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

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
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
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
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
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
故古之王者蓋以一八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
也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

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
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
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
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
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辨亡論上下二首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
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

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
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
清宗枋蒸裡皇祖在時雲與之將帶州飈起之
師跨邑哮鬪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
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
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
也武烈既沒長沙栢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
攬遺老與之述崇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
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

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
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
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
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萃誅鉏干
紀旋皇輿於夷庚及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
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次群凶側目大
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
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
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

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
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
如林於是在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
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其寧凌統程普賀齊朱
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
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謹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
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
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
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

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疆
諫以補過謀無遺譖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
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
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
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
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
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
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
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

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
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戰子
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
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
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
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
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
循江而守長棘勁鏃望颺而奮庶尹盡規於上
四民展崇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

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
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
騁於南荒衝朝息於朔野齊民免于戈之患戎
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泣
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度脩遺憲政無大闕守
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
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
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
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

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
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覺曆命
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
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
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
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杜稷夷矣雖忠臣孤憤
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
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
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

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
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萃虐亦深矣其
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
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
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
盡盛德之容親仁罄卅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
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

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
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
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而而自託
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
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
刑法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哲屏氣跼
躄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
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
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

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
建崇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
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崇天人之
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網未齒乎上
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
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噐利其財
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
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
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

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末年未有危亡
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
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
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
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
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
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
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
子總群詛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

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
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所屈即荆楊而爭舟
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建
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群蠻
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
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
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
養威反虜踈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
績宵遁喪師太平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

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
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
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
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
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
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

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
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
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噐易用也先政之策易
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
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人之謀
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
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
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
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
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音釋

較角 瞋音 蠶乙 瘿并 哇烏 粹音 藪外 畎古 澮古

莘所 閭銀 朝直 脈白 鑄燭 鏤俱 跋未 躡利 汶問

椎直 璵余 璠煩 核胡 弄計 盪連 枋捕 桎因 哮呼

矚斬 底旨 隲之 玗衡 諧與 塞去 訔古 龍籠 劓奴

蒐所 鍛殺 颯必 輶由 朝蒲 跼局 躡春 厭壺 慊慊 筆苦

舳逐 艦盧 踩於 參三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論四

五等諸侯論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

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
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
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
其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
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
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
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
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

同憂響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
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響食土之實萬國受
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
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如是乎生下之體信
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意足以御暴故疆
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
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
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親四體辭難
而心脅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

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
於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使弱之釁遘自三
季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
鑒公旦日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
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
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
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使弱之辱愈於殄祀土
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

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
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
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
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
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響其利主憂
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
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
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

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
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
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
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
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
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
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
足者及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
其漏網皇祖夷於黠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

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
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後襲亡秦之軌矣
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
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
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
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
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
子嗣王禘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閭

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
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
晉鄭豈若二漢階閭蹙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
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
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
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
合之志歟蓋遠續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
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
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

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
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
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昏主暴君有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
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
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
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
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

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士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

並賢若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採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辨命論一首

劉孝標

主上寧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

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
仕饗饗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閔紛綸莫知其辨伸
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鶻冠甕牖必以懸
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詭詭謹咋異
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
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
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
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

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
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
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
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
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
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
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根顏回

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莽首夷叔斃淑媛之言子
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至乃伍負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
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
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
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
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
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必亭
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

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
宗祀無響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
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
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
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
隸容彭之與殤子倚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
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
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入

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
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
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
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
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
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栢之
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
膩理哆嗎頰頰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

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
二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
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
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
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
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
刃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
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
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

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
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
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
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
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
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
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
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
死霜露其爲詬耻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

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
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
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
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
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噐梟鸞
不接翼是使渾敦擣机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
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
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而獸心宴安鴆毒以
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

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
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溼洛傾
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
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
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
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
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
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
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

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
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弑逆之禍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
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
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
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
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
以自彊不息也若使仁而無報奚爲脩善立名
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

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
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
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
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
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
穢未甚東陵之酷暴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
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
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
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水紉觀窈眇之竒舞聽

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脩
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
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
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
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
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
憂其慮不充拙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
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音釋

借即脊與力 鈺征闕葛 誥交咋格 寔二徵 芥浮首 以音

鍛殺獻相 璉津慌 忽廣槩 切代哆 昌嗎 許願 子頰 割鳥

貌頰睚 惟息 溘苦 詬呼 渾本 敦徒 檣桃 杌兀 踵種

橫去汨骨 絳卦廷定 獮猛 芻楚 拳患 貉鶴

文選卷第五十四終

